

无障碍轻松阅读
生字注音 难点解疑



中 小 学 语 文 精 品 文 库

鲁滨孙 漂流记

[英]丹尼尔·笛福 著



(全译本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

无障碍轻松阅读
生字注音 难点解疑

鲁滨孙漂流记

(全译本)

[英] 丹尼尔·笛福 著 林总 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/禾火主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 -7 -5402 -1889 -8

I. 中... II. 禾... III. 语文课—中小学—课外读物
IV. G634.3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9719 号

书 名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
责任编辑 里 功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(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编:100006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深泽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217 印张

字 数 6709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7 -5402 -1889 -8

定 价 195.00 元(全十二册)

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的作者丹尼尔·笛福(Daniel Defoe, 约 1660—1731)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信奉新教的家庭,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欧洲各地从事商业活动,参与政治,主办政论杂志。五十九岁时创作《鲁滨孙漂流记》(1719)并一举成名。之后五年里又陆续推出《鲁滨孙漂流续记》、《辛格尔顿船长》、《摩尔·佛兰德斯》、《罗克萨娜》等多部小说。

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的主人公鲁滨孙放弃了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,开始通过海上历险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。由于他经营有道,很快使自己赢利并跻身于富人的行列。只身一流落荒岛之后,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,用勤劳的双手把荒无人烟的小岛建设成一个祥和有序、自给自足的家园。经过不懈的努力,他最终摆脱了孤寂无聊的生活,回到了英国。在那里,他得到了属于他的一笔巨额财产,而这笔财产主要是他当年在巴西投资增殖的结果。

笛福为我们描述了他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创业历程,揭示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精神

和侵占行为。同时,作品用富有中产阶级特色的商业语言描述主人公,朴实无华,真实可信,富于逻辑性。此外,鲁滨孙这个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精彩亮相,改变了以往的长篇小说以帝王将相、骑士美女为主人公的情形,使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化的语言大量走进叙事文学作品。这些都使该小说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编者

一六三二年,我出生在约克^①市一个贵族家庭。我们不是当地人。我那经商的父亲是德国不来梅^②市人。移居英国后,他先是住在赫尔^③市做生意,发家后从商界脱身就搬到约克市定居,并在那儿娶了我的母亲。母亲的娘家姓鲁滨孙,是当地名门望族之一,因而给我取名叫鲁滨孙·克罗伊茨内。由于英国人一读到“克罗伊茨内”这个德国姓,发音就走样,大家索性就叫我们“克罗索”,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称呼这么写了。所以,我的朋友们都叫我“克罗索”。

我有两个哥哥:大哥曾是驻佛兰德^④的英国步兵团中校。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。不幸的是大哥在敦刻尔克^⑤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了。至于二哥的下落,我至今无从知晓,如同我父母对我后来的情况也毫不知晓一样。

我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,父母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,因此我从小只是喜欢幻想,比如出洋远游。当时,虽然我父亲年岁大了,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好的教育。他送我去寄宿学校,还让我享受乡村义务教育,一心一意要我将来学法律。但我对这一切毫无兴趣,只是想航海,乃至于忤逆父命,也全然不顾母亲的恳求和朋友的劝阻。也许,就是我的这种天性,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人生。

我父亲思维敏捷,为人谨慎。他预见到我的意图会给我带来不幸,便时常正言厉色地开导我,并给予我许多忠告。一天早晨,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。那时他正值痛风病发作,行动不便。他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,问我除了满足自己漫游四海的嗜好外,究竟还有什么理由要弃父母、离家乡呢?在家乡,我是完全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的。如果我勤奋努力,将来也完全可以发家致

① 约克: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城市。

② 不来梅:德国北部港口城市,为德国当时三大自由市之一。

③ 赫尔:英格兰东部港口城市,在约克市之东。

④ 佛兰德:欧洲旧地名,包括现在比利时的北部和荷兰的西南部。

⑤ 敦刻尔克:法国北端一个靠海的城市,古时属佛兰德。

富,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。他对我说,通常,出洋冒险者,不是穷得身无分文,就是妄想暴富。他们野心勃勃,想以非凡的事业光耀于世。但对我来说,这样做毫无意义。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,正好介乎两者之间,即常言所说的中间阶层。他根据自己长期的生活经验判断,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位置,也最能使人幸福:既不必像下层人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困顿,也不像那些上层人那样因骄奢淫逸、贪欲无度、相互倾轧而精疲力竭。他说,你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认识到,中间阶层的生活确实幸福无比。人人羡慕这种地位,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,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产阶级。明智的人也证实,只有这种阶层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《圣经》中的智者曾祈祷过:“使我既不贫穷,也不富裕。”

他提醒我:只要你用心观察,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是多灾多难的,只有中间阶层灾祸最少。中间阶层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,难以琢磨。一方面,不会像阔佬那样因挥霍无度、骄奢淫逸而身心俱疲;一方面,不会像穷人那样因终日操劳、缺吃少穿而憔悴窘迫。只有中间地位的人可尽享人世的幸福和安乐:他们常年过着稳定富裕的生活。适可而止,不前不后;心情恬淡,健康安宁,与人友好,乐在其中。享受生活的诸多乐趣,可谓颇有福气。这种生活方式,使人颐养天年,免遭劳心劳力之苦,既不必每日劳作,陷入窘境,伤身费神,也不会因妒火中烧,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。中间阶层的人可以悠哉自得,尽情体味人生的惬意,而不必跋涉于艰难困苦之中;他们感到幸福,并随着时日的流逝而沉醉其中。

接着,父亲态度诚挚、无限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孩子气,更不要急于自讨苦吃。因为,不论人之常情,还是家庭出身,我都不必吃苦。他劝我不必为每日生计操心,而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,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幸福生活。如果我不能在世上

享受生活,那就与他无关,而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是我自己的过错所致。这是由于他看到我决心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灾难,因此向我提出了警告。总而言之,他答应,如果我听他的话,安心在家,他一定会尽力为我做出理想的安排。如果我违背他离家远游而在将来遭遇到不幸,那就不要怪他无情了。谈话结束时,他又告诫说,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,因为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前线,但当时大哥年轻气盛,去部队服役义无反顾,结果殒命战场有去无还。他还对我说,他会永远为我祈祷,如果我执意做蠢事,那么,他敢说,上帝一定不会护佑于我。当我将来求助无门时,一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。

事后想起来,父亲最后这几句话,竟成了我的遭遇的预言。当然,我相信父亲当时未必意识到我的结果。可我注意到,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,老泪纵横,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沙场,而我也会因为求助无门而后悔时,更是悲从中来,哽咽难言。最后他对我说,他忧心如焚,难于言表。

我为这次谈话感动不已。是啊,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?我决心听从父亲的意愿,安心留在家里不再想出海的事情。可是,我的上帝!只过了几天,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为了不让父亲继续烦我,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,我一直回避他。但是,我并不像以前那样冲动行事,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她。我对她说,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,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求。希望父亲最好答应我,免得逼我离家出走。我说,我已经十八岁了,无论学徒或是做律师助手都为时已晚。而且,我绝对肯定,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律师助手,也必定半途而废,逃出来航海。如果她能为我去父亲那儿说情,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,如果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对航海没有多少兴趣,那我定会加倍努力,弥补我所挥霍的时间。

母亲听了我的话怒不可遏。她说她知道对我父亲说这种事毫

无用处。父亲十分清楚这事对我的利害,决不肯答应我去做任何损害自己的事情。她还说,父亲和我的谈话多么语重心长、循循善诱,而我竟然还是不思悔改,离家远游,这实在使她不能理解。她说,如果我执意自寻绝路,任何人都不会来帮助我。她要我相信,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,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。我如果一意孤行、自蹈覆辙,与她毫无关系,免得我以后说,当时父亲和母亲的意见不一致。

尽管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,不肯向父亲转达我的话,但事后我知道,她还是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了忧心忡忡。他对母亲叹息道: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,也许会很幸福,但如果到海外,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正因为如此,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出去。

事过一年,我终于离家出走了。而在这一年里,尽管家人多次建议我“务正业”,但我就是固执己见,总是与父母亲纠缠不休,要他们满足孩子的心愿。有一天,我偶然来到赫尔市。当时,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。但在那里,我碰到了一个朋友。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,并怂恿我与他们同行。他以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,你不必付船费。当时,我既没有回家与父母商量,也没有托人给他们捎信儿,心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知道消息的。同时,我既不向上帝祈祷,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,甚至一点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发生的后果,径直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。那天正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。谁知道,这竟然是一个倒霉的日子啊!我相信,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,一出门就遭遇厄运,一遭遇厄运就这么难以自拔。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^①就刮起了大风,风助浪势,十分吓人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出海,非常难受,又怕得要死。这时,我就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

① 恒比尔河:一作亨巴河,发源于英格兰中部,流入北海。

感到后悔了。我这个背弃父母的不孝之子,不听老人劝告,上帝就这么快惩罚我了,真是理所当然。那一刻,父母的忠告,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祈求,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的良知尚未泯灭,不由得自责不已:我悔不该拒绝忠告,悔不该背弃父亲的旨意和上帝的庇佑。

风暴越刮越猛,大海汹涌澎湃,波浪如山谷般险峻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。但与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相比,那实在不足为奇,就是与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。可是,在当时,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来说,这足已令我胆颤心惊、魂飞魄散了,因为我对航海毫无经验。我觉得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噬。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,我就有倾覆不归的惶恐。于是,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: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免我一死,让我的双脚踏上陆地,我就马上回到父亲身边,永生永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。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,再也不会自讨苦吃了。同时,我也醒悟到,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论述,确实句句有理。就拿我父亲来说,他一生安逸舒适,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巨浪,也没有经历过陆上的艰难坎坷。因此,我决心做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^①:回到家里,回到我父亲的身旁。

这些理智而明确的思想,在暴风雨肆虐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,始终在我脑子里萦绕。到了第二天,暴风雨过去了,海面平静多了,我对海上生活开始逐渐适应了。但我整天还是愁眉苦脸,加上有点晕船,更是精神不振。到了傍晚,天气完全放晴,风也完全停止,继而出现的是一个美好可人的黄昏。出海当晚和次日清晨天气晴朗,日落日出无比美丽。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,令人心旷神怡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美景。

^① 出自《新约·路加福音》,大意说某家的小儿子要了父亲分给他的一半财产,浪迹天涯,受尽苦难,最后反悔回家。其父杀牛相迎,以庆贺浪子回头。在他父亲看来,他这个儿子是“死而复活,失而复得”的。

那晚我睡得很香,第二天也不再晕船,精神也因之一爽。前天还在咆哮的大海,一下子竟这么柔和平静,真是令人不可思议。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铁心不再航海,就过来看我。“喂,鲍勃,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,“现在你觉得怎样?那天晚上的一点小风,一定把你吓倒了吧?”“你说那是一点小风?”我说,“那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!”“风暴?你这傻瓜,”他回答道,“你把那点风也叫风暴?那算什么呀!只要船只稳当,海面宽阔,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在乎的。当然,你初次出海,也在所难免。鲍勃,来吧,我们搞杯甜酒^①喝喝,把那些事扔到后脑勺去吧!你看,天气多好啊!”我也不想详细回忆这段惊心动魄且心绪难平的事。干脆,我们按照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,调制了甜酒。我被灌得酩酊大醉。那个晚上,我喝酒胡闹,尽兴撒欢儿,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,以及未来的决心,一股脑抛到九霄云外。简而言之,风暴过去,大海又恢复了平静,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荡然无存,那种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无影无踪了,而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冲击着我的心头。我把自己危难中下定的决心和誓言一概弃之不顾了。有时,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在脑海里游荡。而我却竭力躲开它们,并使自己振作,好像自己要重新做人似的。因此,我和水手们一如既往地喝酒胡闹。不久,我也能控制自己的冲动了,不让那些悔改的念头死灰复燃。不到五六天,我就像一些想摆脱良心自责的年轻人那样,完全自由,无拘无束了。为此,我注定会遭受新的灾难。上帝见我不知自省,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惩罚我,并且,这完全是我自讨苦吃,在劫难逃。既然我没有把自己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视为上帝对我的恩德,下一次的大祸就会变本加厉。那时,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悍勇猛、最胆大包天的水手,也都要胆怯,向上苍求饶。

^① 甜酒:又译作“潘趣酒”,是一种用酒、果汁和牛奶等调和而成的饮料。

出海第六天,我们到达锚地雅茅斯^①。大风暴之后,我们的船行走缓慢,因为尽管天气晴朗,但逆风不停。因此,我们不得不在海中抛锚停泊。来自西南的逆风连吹了七八天。在此期间,许多从纽卡斯尔^②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个开放锚地停泊。这里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,船只都在这儿等候,可以待逆风停时驶入耶尔河^③。

本来我们应趁着潮水驶入河口,而不该在此地停泊太久。无奈风紧,四五天之后,风势仍有增无减。这块锚地素来是良港,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,锚索、辘轳、缆篷等设备都十分结实,水手们便对大风毫不在意,不再惧怕忧虑,照旧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。但是到第八天早晨,风势骤然增大。于是全体船员都行动起来,七手八脚地落下中帆,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安顿妥当,使船顶住狂风,安然无恙。中午时分,大海卷起狂澜。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,海水淋淋。有一两次,我们甚至以为船锚滑脱,船长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。于是,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,并把锚索放到极限。

这时,风暴来势汹汹,令人胆颤心惊,连水手们的脸上也现出惊惧之色。尽管船长小心谨慎,力图控制好船体,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,我好几次听到他喃喃自语:“上帝啊,保佑我们吧!我们都活不了啦!我们都要完蛋了!”这类话他没少说。在最初一阵的忙乱中,我不知所措,只是麻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——我的舱房在船头。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。开始,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,而是变得毫无知觉。我原以为死亡的恐惧已经消失,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。但我前面说过,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,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,可把我吓

① 雅茅斯:是英国东部的港口城市。锚地:指港口外的海上停泊处。

② 纽卡斯尔:英格兰中西部城市。

③ 耶尔河:英格兰诺福克郡河流,流入北海。雅茅斯在其河口湾畔的岬角处。

傻了。我走出舱房，满目凄凉。这种景象我从未见过：海上的排天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。再向四面一望，境况更是惨不忍睹。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，因为载货过重，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。突然，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。原来，停在我们前面约有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经沉没了。另外两艘船也被狂风吹得脱了锚，被迫冒险离开锚地漂向大海，而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。小船的遭遇要算最好的，因为小船在海上容易行驶。但也有两三只只剩下角帆的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，向外海飘去。

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恳请船长砍掉前桅，而此事船长是难以接受的。但水手长警告说，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，船就会沉没。于是，船长也只好答应。但是，前桅一旦砍断，主桅就会随风摇摆失去控制，船也会随之剧烈摇晃。于是，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。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。

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。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毛头小子。之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要命，更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风暴。此时此刻，当我记述那时我的心情，我也要说明，我固然也害怕死，但使我更害怕的是，我想到也违背了自己不久前的忏悔，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无数次决心，这种恐惧感比我怕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时的心情如此，加之对风暴的害怕，那种心理状态即使现在我用笔也难以名状。但当时的情形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呢！因为风暴越刮越猛，就连水手们也都承认，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惨烈的大风暴。我们的船虽然坚牢，但因载货太重，吃水很深，一直剧烈地摇摆起伏，令人心若悬空。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船要沉了。当时我还不知道“沉”是什么意思，这于我倒也是好事。后来我请教他人之后才明白。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，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：船长、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断地祈祷，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覆没的

危险。到了半夜,更是雪上加霜。那些到舱底检查的人中间,忽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:船底漏水了!继而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嚷: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!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。当我听到船底漏水时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一般。我当时正坐在自己的舱房的床边,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,一下子就倒在了船舱里。这时有人把我喊醒,说我啥忙也帮不上,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。听罢,我立即打起精神,跑到抽水机旁,拼命地干起来。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,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,随风向海上漂去。当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,船长就下令放一枪,作为求救的信号。我当时大吃一惊,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,以为船漏了,或是发生了灭顶之灾,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。此刻,人人自顾不暇,哪里会有人管我的死活,也没有人顾念我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时,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接替我抽水。他把我踢到一边,任我躺在那里,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。过了段时间我才苏醒过来。

抽水继续进行,但底舱里的水越来越多。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。这时,尽管风势略有减弱,但船肯定没有驶进港湾的希望,船长只有不断鸣枪求救。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漂过,便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救我们。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靠近我们的大船,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上,他们也无法接近我们的大船。最后,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,舍身相救;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着浮筒的绳子,并尽量把绳子放长。小艇上的人费尽周折,终于抓住了绳子。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,全体船员才逐个下到小艇上。此时此刻,我们无法再回到他们那艘船上去了,大家一致同意,任凭小艇随波而行,并竭力向岸边划去。我们船长许诺,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,他将给他们的船长照价赔偿。这样,小艇一半划行,一半随浪逐流,慢慢朝北方的岸边漂去,最后靠近

了温特顿^①岬角。

刚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,我们就看到它沉下去了。这时候,我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的含义。不瞒你说,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,我几乎不敢正视一眼。逃命的那一刻,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上了小艇,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。从落入小艇的那一瞬起,我便心灰意冷了:一方面是由于风暴的惊吓,另一方面是顾及此行凶吉未卜而忐忑不安。

虽说处境危难,水手们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。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,我们已经看到海岸了,岸上有许多人跑来跑去,想等我们靠岸时救助我们。但小艇速度特别慢,靠岸很难。最后,我们终于划过了温特顿灯塔。海岸由此向西凹进,并向克罗默^②延伸。这样,陆地的阻挡减弱了风势,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靠了岸。全体船员安全登陆,马上步行到雅茅斯。我们受到了当地官员、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。他们妥善安置我们食宿,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。这样,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去伦敦,或回赫尔。

那时候,我如果有点脑子,就应回到赫尔的家里,那样我一定很幸福,父亲也会像《圣经》记述的父亲那样,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,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,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得知我九死一生。

但我厄运未尽,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我迷途不返。有好几次,在我头脑清醒时,理智的声音大声呼唤我回家,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这召唤。我不知道,也不想知道该如何逃避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,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力量,它往往会逼迫我们自寻绝路,明知大难临头,却还一意孤行到底。显然,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。也正是这种无形力量的驱使,我才违背理智的召唤,甚至不想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吸取教训。

① 温特顿:雅茅斯附近的一个小城镇。

② 克罗默:诺克福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。

我的朋友,那位船长的儿子,是他让我铁心上了他父亲的船。而如今,他胆子反倒不如我了。当时在雅茅斯市,我们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,直到两三天以后我俩才会面。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。交谈伊始,我就发现他的口气不一样了。他神情沮丧,不时地摇头,问我近况,还把我介绍给他父亲。他对父亲说,我这是第一次航海,无非体验一下罢了,以后还想出洋远游。听罢,他父亲用非常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:“年轻人,你不再航海了。这次灾难是个不祥的征兆,说明你不能当水手。”“怎么办呢,先生,”我问,“难道您也不再航海了吗?”“那是两回事,”他说,“航海是我的职业,也是我的职责。你这次出海,虽然只是一种尝试,但老天爷已给你苦头了。假如你一意孤行,必自尝苦果。也许,我们这次大祸临头,正是由于你上船的缘故,就如同约拿上了开往他施^①的船似的险恶。请问,你是什么人?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?”这样,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身世。他听后立刻怒气冲天,说道:“我究竟作了什么孽,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。以后我绝不再和你同船,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!”我觉得,他是因为沉船的损失心烦意乱,想在我身上宣泄而已。其实,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雷霆。尽管如此,他后来又郑重其事地与我谈话,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,不要再惹怒上帝而毁掉自己。他说:“年轻人,老天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听我的话,你若不回家,不论你到哪儿,你只会受难和失望。到那时,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。”

我对他的一席话不置可否,就跟他分手了。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,对其下落也一无所知。至于我本人,身上有了点钱,就从陆路去伦敦。途中,以及到了伦敦以后,我始终翻来覆去地想:是回家,还是航海?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。

① 出自《旧约·约拿书》:上帝命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,约拿违命乘开往他施的船。中途海风大起,水手们惊恐求神,从占卜中得知,是约拿触怒天神而招致风暴,便将约拿投入海中,立即风平浪静。

只要想到回家，羞耻之心就使我归心全无。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的讥笑。我自己不仅羞见双亲，也羞见熟人。这件事使我时常回味。这般心思多么荒诞不经，多么不可思议。对于年轻人，通常在这种时刻应理智行事。然而，他们不仅不以错误为羞，反而以悔过为耻；他们不以干蠢事为鄙，反而以改过为辱。实际上，他们若能觉悟事理，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之人。

就这样，过了好几天，我内心矛盾重重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但我一想到回家，一种厌恶感便油然而生。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，原来犹疑不定的归家之念也日趋淡薄，甚至丢到了爪哇国。因此，我又重新向往起了航海的生活。

不久前，那种魔力驱使我离家出走。我年轻无知，想入非非，妄想发财，而且这种念头根深蒂固，使我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，把父亲的恳求和严命当作耳旁风。现在，还是缘于这种邪恶的力量——不管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，它使我开始了人生最险恶的冒险事业：我踏上了一艘驶向非洲海岸的船，即水手们的用语：到几内亚^①去！

在此前的冒险活动中，我在船上从没有当过水手。这就是我的不幸。本来，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，学做一些普通水手做的工作，发展下去，即使当不了船长或许也能当上大副或船长助理什么的。然而，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做出最不幸的选择，这一次也是如此。我在口袋里装了几个钱，穿着体面的衣服，像往常一样，以绅士身份上了船。船上的所有事务，我既不知道，也不会做。

还算有些运气，我在伦敦结交了好朋友。这又是我命里注定的。这种好事一般很难落到我这个放荡不羁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。倒是魔鬼总是早早设下陷阱，而对我是个例外。起初，我结识了一位船长，他曾去过几内亚沿岸，在那儿，他做了一笔可观的

① 几内亚：现今指几内亚地区，西非沿大西洋的一个广大地区。欧洲17至18世纪对非洲西部的通称。